甗甀洞續稿

甔甀洞續稾文部卷之五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十一首

誥封劉恭人七十壽序

劉恭人蓋大中丞子成公元配也姓張氏初以中丞公貴封安人後以其伯子衛將軍日孚貴進封太恭人云恭人產自名族嫻姆訓儀德並脩方中丞公諸生時內困貧外迫群儈君公君姑幾爲豪右所魚肉恭人業已茹荼苦躬操作力肩家政而尤力贊公專

精治儒術未幾公用儒術顯名而家難遂寢公姑晏
然就則養暨公由潮陽令　召入為比部郎時予適
備員中書因得與公結歡燕邸中相命為古文辭每
休沐過公未嘗不緩帶促膝語則恭人手自調飴煮
茗延之曾不移時漿酒榼肉且具各極精好即流連
夜分常勑童子執炙行觴不敢有倦色其為內助類
是已為公置二媵並憐愛之且與共甘毳俾得以時
侍公諸同　朝搢紳大夫無不賢恭人而稱劉氏內
德茂者後公以文武才出為藩臬大夫治兵黔筑淮
海所至郡奏異績受知　主上尋拜大中丞填撫江

北四大郡恭人皆從之官顧其時恭人身益貴處之
益仁每見公提兵出禦島夷所全活甚衆則大喜暨
聞上首虜功太多輒問我軍得無相當否閔然憫之
已見　主上數下璽書勞公而兼金文綺之　賜累
至則從旁謂公此異數也得無有害能而妒寵者乎
亡何公果坐飛語解組歸公雖心知恭人有高世之
識然鞅鞅不能平恭人又時時以止足之義諷之公
意遂釋蓋自歸第以後與公歷二大故易戚並至且
事兩繼姑如姑邑人孝之尋見其冢孫炳衡試爲邑
博士弟子且抱曾孫一人恭人自是益好佛樂施予

大者餙廢寺藏諸品經累石爲梁以濟病涉視戚里中饑者粟之寒者纊之旣一無所吝其有所待而娶婦嫁女及昇殣而掩虆梩者不可勝數亦無不當其緩急以故戚里人極口誦恭人仁而祝顧殊厚今年恭人年七十會伯子一歲舉兩孫恭人慈顏大喜其戚里人咸舉手相賀曰此陰德之報而天之祢劉也滋昌大哉於是伯子先期詔予言爲恭人壽且申之曰先中丞意也因憶予之得舒恭人也則中丞公與恭人爲容也且劉舒爲内親而舒恭人亦已有孝息得相附稱通家者三世矣敢復以不文虛伯子問乎

昔揚子之言壽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庶幾不悖於仁壽之旨夫鍾山之玉鑪冶之而益澤朝陽之松栢霜雪之而益完以其受性貞也惟恭人受性仁故以視鑪冶霜雪皆仁徵而相夫撐家雖安事二親仁也貴而畜妾媵不厭寬容且好全活生口而明於止足之義仁也老而敦孝不衰好施不倦而使四鄉之人呼天誦恩祝頌多子孫福壽仁也人以仁壽斯其後乎今恭人享有家樂有榮名目覩四世之盛而矯健如強年蓋無損於心故無耗於神殆所謂侗然全其天器者壽無算也伯子愛日其由七十而占無算乎

伯子再拜謝曰日乎得奉先生言進觴恭人即西王母之金液不旨於此矣九華真妃之霞精不珍於此矣是爲序

俞山人紀遊詩序

今天下布衣之士能言詩者不少矣乃獨弘嘉間孫謝二子詩最近古又率附當時諸名公以傳遂得胃重一時爲後進生地徼諸名公天下且不知有布衣也何論詩工拙哉今二子詩故在多有加於諸名公而爲之游揚辯與若不及者蓋有意焉猶之古人發蔡藤於五畤之前進縫掖於二千石之右存雅道也

予所聞曉近少年方剽剝諸名公一二龐豪華豔語曾未得其似而已沾沾自多且高謾人而力詆之以爲無當至欲歸而盡焚其牘此餔糟歠醨而指瓊蘇琬液爲無味者耳將誰欺乎俞山人公臨與予交最晚而予知之則最先頃自陽羨犯溽暑遡大江來訪予甔甀洞中與之言詩者踰月益復深相結而過信之大較趣舍嚴而意氣不相狃也已盡出其紀遊詩二帙視予願受彈射而請序焉予閲其詩有孫之逸趣而巽密過之有謝之苦思而宏麗過之庶幾一時布衣之雄乎而予所交王行甫方仲美王承甫葉茂

長黃克晦胡茂承則先後鴈行之矣予因詰公臨所受詩從來謂自弱冠厭經生業而好從大人長者遊廼得習爲韻語取材漢魏初盛唐而心師當代諸名公曰恐不得其似且聞先生嘗有一言之譽竊有請焉予既知公臨詩別有心匠而無抵掌效顰之迹乃其志廣而辭遜若此豈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乎因稍稍爲搆求得十之七以復之公臨遂不復有所疑而授之剞劂嗟乎以公臨視諸少年奚啻蠖蠓蜾蠃哉然公臨非徒以詩雄也年未強而循長者之行心竊高之蓋公臨故龍君揚客而君揚遊以國士比閩

君搊之謫也入楚慰之及其成也又匍匐豫章送之今觀詩中憂喜相關急難相呼號眞有古國士之風焉夫君搊以高才被重譴天下人惜之而不以爲冤而公臨獨冤之蓋必有以察其微而非徒爲私恩蔽也不然以一布衣力不足以吽 帝閽而脫故人於法而徒斷斷然爲是奮臂鼓舌何爲嗟乎此孟嘗田仁所以稱長者至於今也讀公臨詩者其知公臨哉

王侍御疏草序

南海王唯吾氏爲侍御史二年疏凡十幾上大者抗言内竪外戚不得踰制希恩大臣不得與近倖邀功

互市以次有所効治不法陳說便宜君忼慨引大禮
諷　上定國是操政本防微杜漸銷未形之憂每一
具牘纚纚數千言多逆耳犯顏語　上亦稍稍采納
行之獨不貴異物一疏忤　旨左官乃其疏草自左
官後益傳中外士人無不絫息吐舌謂御史抗言時
業已奮不顧身何論去就顧猶有天幸使得服在外
僚則　主上之仁寬能容之也豈惟能容之抑即為
用御史地語云君仁則臣直又云逆命利君謂之忠
夫御史懷忠直以事上分也至得以忠直自効而不
危其身遇也且所采而行者天下陰受其賜其有所

忤而未見之行者猶足以㧞盤盂户牖之箴　主上
登誠游御史哉昔人謂置里革爲良臣不治𣏌樸爲
旌朱雲用是道耳今夫以纖縁繢莫知其美以素縁
素莫知其善故唯唯者衆而後諤諤者異也患得患
失者衆而後危言危行者異也夫異也惟仁主能辨
之亦惟仁主能容之史稱汲黯好切諫不得久留内
帝亦少憚其戇顧論何如人則以古社稷臣當之而
卒用以爲九卿諸侯相今御史切諫大類黯而好學
無褊心又賢於黯數倍安知　主上乎御史疏不心
許以社稷臣乎郡人徐黄兩孝廉故御史門下士也

頃自京師録諸疏草來京而成書屬予叙首簡予知
兩孝廉盖欲師御史忠直而彰　主上之仁其意深
也因爲之序如此御史雖欲自削草以避忠直名其
可得乎

北使稿序

往予以計吏再入京盖閒有金臺十八子云十八子
詩傳自信州紀振東旭仁氏吾友王世貞雅其志而
叙之旭仁故能公于意揚揚得也又數年旭仁所善
康山人稍爲旭仁游其聲是時旭仁官矣頃予南遊
過五羊旭仁謁予避席而言曰不肖豈能久事焉歸

[illegible]衙闈子且來不欲遽去今子入我乎使得席五[illegible]衍重溟以與子周旋稱詩雖雕題鑿齒吾厭之矣而又何以家爲乎因戲之曰十八子齊名金臺顧不重耶旭仁曰公等既去國吾猶及遘十八子耳卽十八子皆才於吾而吾竊有志焉嗟乎茲王大夫所以爲旭仁取志也今年予欲移疾乞歸狀且上旭仁聞之曰吾亦從子逝矣遂稱病謝事已皆不果行旭仁乃東其北使諸稿示予予觀諸稿則盡識予以後作宣幽寄賞觸景爲情弗溢于思而其辭渟弗膠於體而其節調庶幾窺風人之旨而自得焉視夫劌目鉥心

寒膚嘆腹而後就者卽淺深無論而甘苦較然矣此豈復金臺時旭仁哉詩言志信矣信矣予雖未能言詩旭仁不以為不知已至以予為出處則旭仁過矣昔孔子謂商也可與言詩為其好友勝已者日益也予不佞何以益旭仁哉姑為詩二章貽之因併叙其稿如此云

賀通山張大尹重膺獎薦序

通山山邑也與予下雉比壤其土田瘠其民食耕故不通商賈而治生為最嗇獨視令為依賴耳故其令之樹德也者與其樹怨也者曾不朝暮應屬於蹤

即比壤之士與有聞焉猶得籍之稗官野史用以勸
戒後來而況諸監司兩臺使目臨其上若水鑑乎乃
今張君之爲通樹德也蓋得之朱氏兩太學甚具與
予所聞於風謠一口矣張君賢乎哉夫守令稱親民
長吏而令視守爲尤親顧民各有心而休戚關乎令
則一孔子不云乎以道道之則吾畜也不以道蕙之
則吾讐也管子亦曰民不可稍而長也可并而牧也
衆不可戸而說也可舉而示也而樹德樹怨此其大
較矣彼謂物有昧𢘆而中蛟首掩目而分黑白者皆
以奇勝也籍令親民而可務奇勝則鉤距鍗箭鞭貫

轘梟虎視隼擊非不可以賈焦赫名而律以奉職循理因俗制宜之道則大謬此兩漢循良傳所不取也張君治通不自用其音問民所患苦而立蠲之問民所便安而立就之其政平其令不苛其自奉薄其賦斂以時諸所爲罷里供省茶榷飾黌舍創邑志脊關譏率用民情以爲緩急故無所事掊擊而豪猾無所專豬据而偷息無所事銜策而訟平五年通大治庶幾無忝扵名實乎郝太學項又造予而請焉令君爲通五年業已報政諸部使加獎者十三楚中丞李公御史任公既獎留而又交獎之蓋爲吾通故寵異令

君也通上人且相率稱賀願徼惠一言爲令君重可乎予稽諸獎薦之辭則所謂願爲慈君而不爲神君願爲循吏而不爲能吏者令君也夫薦也升聞於朝獎也施聲於野名實加上下矣裨官野史將藉令君重負令君猶假予重徵且予聞之形非爲影也而影隨呼非爲響而響隨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是名實之徵也又聞之士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則久任之效也夫令君政成而名漸起論定而資益豈當不再及眎趨　徵命入矣通士人多得久借令君哉即相率稱賀以彰其樹德而志不忘

固土人之情也今君蜀之中江人由鄉進士兩太學之梅之楫故大宗伯胤與予為志年交云云

雙星館集序

崑山顧靖甫妻朱氏小字录英少宗伯子謙公女也靖甫父武拜公嘗任為江西左伯兩家故以文學名而所生子女並蚤慧能修其世業靖甫蓋自舞象之年補邑諸生業已博綜群籍兼擅諸秇文宗伯公見而奇之因擇為录英倩而厚其奩裝歸焉屬大夫人皇甫氏視諸子婦故嚴不易近录英獨能折節順命得其歡心有間輙與靖甫質問古今倡和為聲詩雖

雍雍乎房幃師友矣後靖甫遭讒被大難宗英日夜憂惶罄靡其裝力救之始得稅駕避讐入楚依其故族居焉居數歲靖甫益以制舉業見知有司顧卒爲新附所害不得發憤書於是一二故人仕楚者憐而助之入監遊太學且行乃涉江叩予而以其所著楚思賦爲贄予誦其賦泠泠楚音也悲矣已又手其妻所著雙星館集二帙視予且請曰詩非婦事何敢言工拙第此予也嘗事吾母孝又與吏家難且壯而無子子其庶子天階若已乳殆有遺德於吾者三而吾不忍其泯泯也願徼惠先生一言俾不朽云予聞

而嗟異之曰顧生丈夫哉不忘婦德而及其言至以雙星名館名集又欲與河漢相輝映矣夫禮稱婦尚專一德無所兼見謂焉用文也乃二南所詠多哲妃聖后賢大夫妻與諸閭巷婦女之音皆聖人所首錄謂足表風化而興後來也文何傷於專一乎嘗考刪後詩家漢魏差近古其最著聞者若唐山夫人烏孫公主班婕妤甄皇后衛羅國王女以逮焦仲卿秦嘉曹世叔蘇伯玉皇甫規諸妻或諷詠於宮闈或謳唫於邑屋各從所遭以吐其情志厥類未易殫述而風人之旨猶有存焉今觀宗英氏毋亦聞其風乎集所

載雙烏擣衣二賦與三體諸詩類多感舊傷離憤難懐歸諸語而風氣音節駸駸唐雅其所與靖甫寄答諸篇又稍近徐淑氏所爲記稱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柔英有焉乃其幽微之情伉慷抑鬱之志多所脉脉不盡吐則靖甫之所深憐而亟欲俾不朽者也太史公謂女不必貴族要之貞好柔英蓋兼之矣又有是集附秩林以傳固不忝爲靖甫伉儷哉

節樂會錄序

蜀廣漢子安何君少以經術名其郡三十登貢籍越四十被　命來佐晉州盖三年豈弟之風洽於四境

溢於兩下邑士人賢之然獨時時顧念枌榆每自趣爲歸計屬其長吏與若州父老並力挽之乃止或詰君曰丈夫弧矢四方非與何甫筮仕而遽倦遊也非所知矣君從容應之曰竊有微志焉方予下帷里中時有友四人其齒並長而予兄事之節分席而業接塵而遊予實徼其麗澤爲多已又倣洛下香山遺意歲約爲十二會應月令也會取其樂樂愛景光也樂取其節防侈泰也故食無兼珍飲求洽浴且不關時政得失不爲鄉黨月旦評各適其意而已焉命之曰節樂會乃今少者壯壯者老矣或出或處矣不負其初

盟而予猶咄咄車馬間不得操几杖從之頃友人書
來念予爲甚予豈不能斂屐一官而恝然負良友顧
爭遠長吏諸父老奈何詰者因爲君畫曰此易爾耳
聞諸君宴集遊衍賡詩以寓情紀事如栗里蘭亭
故風請得裒而成書乞名言以弁之用以馳慰諸君
何異親策駟馬車度舁傴橋從諸君俎豆間乎君用
其畫因予友莊則勸以告吳子吳子曰何君不忘布
衣交厚德哉夫楚昭王不遺蹻屨少原之婦不棄蓍
簪傳記取焉取其不忘舊也然此其小者也詩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孔子於鄉居則恂恂去則遲遲其

待父母國之道何惇至也今何君與諸君深相結而遠不相遺若此倘所謂先聖之家法非耶至欲舍職事以就之此非獨何君高義而諸君之賢從可知矣故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昔者莊舄仕楚而爲越吟王萬寓鄭而牓其所居曰蜀舍毋亦人之真性不易改乎而況何君賢者乎

賀帮使君若思王公獻績序

若思王公西川異產起家經術成進士初試爲金壇令以有風節不畏彊禦聞徵爲大司農郎出領度支入經國計諸所草奏傳檄大司農右臂任之一時名

重朝著會天官大宰爲予武昌擇守遂推轂公許武昌楚首郡故隷行省非公莫可與辨治也比公守武昌則又不獨厲風節一切理棼剸劇馭吏庇民率多崇廉平敦古長者之道風行所部一州九邑蓋三年餘政成而澤溥吏民無不德公藉藉稱今龔黃矣頃當報政如京師兩臺使念首郡長吏爲全楚重輕難其行特表異其治行聞　上上嘉之勑天官大宰予上考褒以　璽書爵其父爲中憲大夫母爲恭人諸州邑長且相率趨賀公使使問言於予登以予言爲華無亦謂予知公耳公故博學工古文辭樹幟藝林

與若敭歷中外所至見德赫赫負公輔望並海內士人所知顧未足以盡公也古語不云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御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夫三子各操一技鳴世且謂不盡於技必有所以致之而況仕行其道豈區區政令盡哉卽吏民所誦說臺使所表異無不謂公操法平布令畫一經野例邑均賦斂時而又興學勸農卹災疹撫流遺存問耆老循良清白之風蓋已冠冕列郡膾炙億萬人口而予猶謂不足以盡公豈從政令之外知公哉蓋嘗誦公所爲文纚纚千萬言無一俛近世語公嘗遇予江上觴之予竊

窺其登降從容且不以爲毫曲席周俗抵掌慨時

又無一晚近世態乎固知其心誠厭今而好古郎用

古長者之道治郡而政令其緒餘也夫審容體而不

盡弓矢之力羿之所以良於射故其中不在射和鑁

鑾而不盡車馬之力造父之所以良於御故其捷不

在御應心手而不盡斧斤之力奚仲之所以良於斲

削故其巧不在斲削則夫用古長者之道治郡而不

盡民之力其稱良二千石又豈在政令哉乎不佞跧

伏公宇下竊嘗扼腕世道不復古而比周相市刻覈

賈譽之風於今殆有甚焉乃公子然躬古道風之此

豈獨造楚即世道嘉公之賜矣乎又聞矜僞不長蓋
虛難久公自下車以及報政猶一日由茲以往抑又
可知已固宜其顯被　恩禮榮及所生猶之名嶽之
享祈羊靈淵之納沈玉理有所必至也將無世道復
古之徵乎諸州邑長與所部吏民業已慶公遭逢而
猶虞公旦莫召補公卿去而吳所戴皇皇焉且賀且
相訊也予謂公即如漢龔黃故事旦暮召補公卿去
而武昌猶得世世與潁川渤海齊名尚亦有天幸哉

王毋吳太孺人六十壽序

太孺人姓吳唯吾王御史毋也初唯吾令上虞暨爲

御史留都皆得奉孺人就養壽以宜言忤　旨解御
史章而布下雉之行孺人惻然曰此吾兒蒲伏待
命時予且老不能復入廨舍旻然飽餘祿休矣唯吾
因扶侍孺人還南海而後之官比在下雉數月時特
南鄉念孺人寢處不安每語其門人徐子黄子家孺
人明年六十一春秋髙矣顧予棲棲抱一牒數千里
外不及從諸弟妹稱觴比堂即慈顏少弗怡恍疇則
貽之而予何以自解乎未幾一歲兩遷由郎于理入
爲法曹郎輙喜動顏色曰今得徼福　主上迎家孺
人爲壽天幸哉徐子黄子以告不佞而屬之辭致祝

焉不佞故嘗仕粵知唯吾質用世器頊又知其廉平於邑而蹇諤於朝也益樂道之語云不知其母視其子繖孺人內德茂何以子唯吾哉盖孺人故儒家女父嘗以鄉進士仕爲桐廬尹有令名視孺人受性貞好多聰識愛過於男適文林公年才十七業已能厭薄珍麗椎布執勞助其姑李立家贊文林公治經術文林公故好客一切供具無時倚辦孺人孺人無不手調立應之又樂善好施宗鄰內外德孺人者不容口文林公嘗關小人產于旁邑屬閭左豪猾橫訟不見直遂爲所傾文林公憤懣不能平亡何與李母相繼

下世時孺人年三十七悄然毀容草土閒念諸孤尚
幼孩起拮据襄二大事家漸不自給孺人皇皇焉惟
恐有失墜亟召諸孫前督誨之若先世世有隱德君
父懷才不售齎志而棄諸孫登王氏之統當未亡人
中微乎君曹其自奮厲於學成先志庶幾地下無遺
憾即君妥亦不忝為王家婦矣於是三子次第遊經
師抗志誦習孺人亦自勤桑麻紡績佐之未幾伯子
唯吾業先成登進士第比受官又時時諭以守官之
道雖兩處廨舍不厭淡泊如微時故能成唯吾清白
名奏績　賜爵文林公與孺人並由布衣貴而今

稱云方唯吾被徵時孺人奉　璽書賜告家廟茲
主上之錫恩而先世之遺慶也宗黨內外則又舉手
私相賀孺人有子而能成之猶不自功而歸之其先
其比於禮哉王氏將大矣孺人里居二年爲其三子
三女舉婚嫁諸羔鴈筐篚之屬一無所需于宦邸書
又激其二子爲文林公修閭左之怨而收復故產唯
吾尋亦被　命爲御史矣後孺人視唯吾留邸中每
諭兒幸忝科并被綸綍爲　主上頁月臣受　恩寖
厚竊聞人子內其祿則外其身又云養及親者更其
鄭兒其勉之以故唯吾正色立朝不畏强禦禁直聲動

天下多自孺人教也史稱雋毋仁及京兆崔夫人𥘉五原之政並賢於孺人哉頃唯吾自左官以後所至遊巡就列所節事學若忘其爲左官者不佞是以知其名位勲業當自此驀升而孺人之福澤綿厚非可以年算紀矣八二子師事唯吾不佞亦嘗竊附知巳後古人升堂拜母今未能也即爲之辭爲壽數千里外而意復不盡 逷家之謂何二子曰太孺人以榮名壽得唯吾先生並彰非它壽比矣子善言書哉

王屋山人藳序

嗟乎此吾友宋子得遺藳也子得故爲河内守而王

屋山在其所部子得登而奇之因以名葉而稱山人焉則不有其二千石也子得高世士哉矜子得爲郎京師一再叩子談秇多所稱引古作者及當代諸名家一當其意輙欲賈勇力追之沾沾自喜甚郎子布所更端而彈射其中子得亦復躍然稱大快若剖其所嘗疑而增益其所未覩聞者遂結爲忘年友云其後子得遊道日益廣所爲文辭日宏麗著聲稱海内其都則子塊焉山中矣已子得出守河内稱良二千石猶然寄子遊王屋詩無何居大夫人喪里中又屬所善胡山人戴道手之 帙視子林林總總乎且不勝其

嗟異蓋子得其才兼人不爲吏事束而神情風氣閎
闊塵壒外也會服除遂扶病渡江來訪予予覩其容
柴瘠少粒食而猶時時抱書苦吟心竊憂之別未一
月凶問至矣嗟乎子得之與予訣也意深哉聞子得
當彌留時以生平諸藁屬愛弟子上往友胡伯良爲
詮次傳之且曰序必出明卿先生先生知我也尋乾
其父方伯公手告不孝之罪請立嗣嗣立目遂瞑可
謂正斃也矣越數月藁且成書子上伯良乃奉其遺
命來請序嗟乎微二子言心許之矣予簡金石絲竹
不奏於聾者之側爲其不能聞也山龍火藻不陳於

聲者之前爲其不能見也子得所交海内士不少矣乃獨始終待予以自信豈謂予耄而猶庶幾知言哉故曰君子之於言所尝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易焉今以子得謀藁與古作者今名家篇擬而句𢭏之則有合有不必合乃其詩能攄性靈寫情致文能稽事要揚國體又往往贈答人而不忘規遊覽詠歌而不至自放與上大夫言遜而不阿與下大夫言直而不亢總之辯博通經濟而慷慨磊落之氣傳焉有單辭不爲少累牘不爲多者庶幾所謂今之樂由古之樂乎古稱大夫之才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

旅能誓作器能銘刖子得其具體矣彼天假之年猶未見其止也作者且難爲古何論今然子得自可以不朽矣昔人謂當顏子之世人豈無行年百歲者故其姓名湮滅不可復聞而惟顏子至今在夫顏子善言德行即所謂至人壽不以年子得殆似之彼世之求多於子得者望子得尚遠者也古語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安用其爲名治乎

勑封安人祝毋七十壽序

安人寧海周氏女故汝南太守祝子隅妻今隨州守以函毋也其稱安人則以汝南公爲郎時秩滿受

璽書封贈公爲汝南尹適謫睢陽理因得遇公中州結縞紵之交業已知汝南循良多安人助且知安人有子負異質當且爲國器然不知其卽隨州也頃從二三楚大夫聞有所謂祝隨州者治行褎然爲諸長吏冠心竊想望之猶不知其卽汝南子也無何隨州使使詒書山中儼然脩汝南公舊而執禮過恭大旨謂自髫年侍汝南公閒先生名逮今垂三十年乃得釋褐懐牒官比壤竊復閒先生起居而卒業諸稿計不及須吏造廬而請焉不肖亟且有老母年七十六月某日爲其初度辰願徼惠先生一言爲壽用佐不

肖函承餘嶽先生其念先大夫寵靈之乎國倫再拜使者曰予今乃知隨州爲故人子予省故人多矣敢不拜命顧予老好忘尚能記憶汝南公以嘉靖壬戌上計京師大宰用薦者言推轂公爲督學使疏且上公郎以其夕下世　朝士大夫共惋惜之而其鄉長老又多賢安人而難其爲人婦爲人母者非一善蓋安人孀居二十七年如一日既代汝南公事賈大安人色養備至而又從容排家難捍禦外侮凜凜若丈男子至督誨隨州居恒不少姑息每謂爲恒人子易爲賢士大夫子難乃公起家名儒仕中州爲良二千

石位不滿德齋志而往以吾兒才豈難讀父書取青紫哉藉令學不能通古今仕不能樹勳伐徒以榮名自蠱猶然貧乃公也於是隨州益自砥礪誦習多所博通史傳外家言譔爲文辭往往當兩浙稱首萬曆壬午舉於鄉越三年登進士第鄉長老無不舉手賀安人者安人獨不色喜曰此自經生常路無足異然念祝氏世受 國恩未知兒所爲報何狀耳名言哉已隨州拜令官奉安人就養邸中安人日以豈弟清白爲隨州訓以故隨州之政未踰年而上下交懌之大者謝問耆老修復故實條時進諸生與之說經談

秕以次嚴保伍之法三令五申之用能靖境上劇寇而使農恬於野商悅於途庶幾漢東之國晏然安矣乃安人雖私喜而意不盡釋曰兒善為吏矣將無自見其才而薄取效乎隨人聞之訢訢然相告以使君治隨有如烹鮮豢龍不縱不激馴而致之殆所謂無用為用也而猶不盡當安人意則隨人受福使君當益宏遠而拜安人之賜無疆哉國倫曰安人知子哉夫自隨州為經生以及登第試為大夫皆安人命之為欲大其志而廣樹德非若問平反喜行陰德已也夫問平反喜行陰德皆賢母也民到於今稱之顧何

以賢于安人卽隨州名位日隆隆起而安人之澤益綿綿不匱以茲爲壽何年算之足紀乎

沅甌洞續藁文部卷之五終

甑甗洞續藁文部卷之六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十首

賀郡守伯常張公報最受　錫典序

蓋張公未三十成進士出守茶陵踰年以廉平風三楚矣會奔考訓公喪去已除服補我興國守興國且三年其爲廉平益著乃得合兩郡之績報最云兩臺使交疏薦留公視郡如故而以其最上考功氏考功氏上之　天子天子嘉之　賜璽書襃異公而爵公

父奉訓大夫毋歸太宜人公將實五㽞告奉訓公之
靈龍冠帔爲太宜人壽郡僚佐與諸文學官皆有喜
色謂公刺郡良而能以其親受知　主上如　王言
所稱至珍美也因遐賀公屬吳子言吳子曰今天下
稱廉平吏不少矣誠有如還固所紀奉職循理廉廉
德讓君子者蓋夫少年精悍英氣方嶽嶽私計奉職
循理亡以自見才諸所爲揣摩上官操切衆庶曾不
遺餘力即一二屈首受繩墨兢爲敝敝斷斷以希德
讓君子之風然非其性也一一不見異等攻玉矣若此
者異時稟被薦牘將　天子歲書豈盡不見錄度其

反顧必有大不自安者而我張公則銓選固役起無
媿色也已公質行純美政尚簡靜意與民休息而尤
善遴選事名日坐堂皇從容理訟牘其有所隶也者
與其所辟也者悉手署而面決之胥史從旁竊窺吐
舌而已至於疑獄重刑又不厭詳愼而民賴以不冤
且善為人匿細過曰治道去泰甚俾得自新可耳其
清稽責賦籍每出袖中率自以時緩急之而計者輸
者一無所容其僞遇士大夫輒問民艱諮故實歡然
吐其赤心一有請託問遺並㡬謝不受過使冠蓋相
望公不靳折節相慰勞乃庖人廩人則取具而已曰

吾不欲以延譽故竭脂膏迎敵事守詣會省抱牒謁
上官歲無寧月公恬然謝不往曰吾不欲以干謁故
病輿馬也郡有亡命大猾匿異境者十餘年經三守
多方捕之不獲公不動聲色密遣一虞候立擒之以
報臺使監司寘於法而不言勞自公入楚凡三遇歲
侵而公憂之無寧日往歲嘗再賑顧今困度竭矣公
但下令諭富室自量其積聚平糶以濟之而又禁貧
民不得相攘奪為亂皆公雖貴為大夫晏居猶布衣
草屨食不兼味客或難之公曰書生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嘗
晏嬰家難且先王妣先大夫相繼棄不肖不肖何敢

厚自奉以踰涯分哉公介然處一州山谷間名聞朝著客有願爲公推轂者謂旦暮可遷右秩公第笑而謝之客休矣善宦非吾計也請勿復言茲所爲廉平則天性也猶之駃騠習而良也不憂其不千里矣烏號調而勁也不憂其不有中矣郎察舉瓌異猶有遺美何但無愧色已哉予又聞嘉靖之季島寇蹂嘉定時公所居鄰室無不罹鋒刃者惟公家舉室先避萑澤中會天幸得免以有今日則公之成進士也先公之爲大夫也歸母之爲宜人也皆天秩之然且未艾豈其先世陰德厚乎諸君聞吳子言以爲不謬其實

因録之賀公

大隱堂倡和詩小序

蒲圻謝大夫叔蒙自解閩政歸遂絶意仕進買山築大隱堂與山人吳求叔結社稱詩蓋蒲自吾友魏順甫氏言詩詩道一振至兩叔則再振也頃兩叔自其邑携所爲倡和諸詩來視予願受彈射予觀其大致多在風泉雲壑叢林玄矚間抗志流神各窮其巧力飄飄然總域中之奇而結世外之想竊爲之擊節焉回憶十年前求叔嘗問詩於予予所不自信乃今霍然一變與唐正始大家角將要取裁叔蒙然乎而叔

蒙則弱冠登朝強年納綬稱詩未數歲遂為求叔
大敵求叔往往堅壘伺之叔蒙顧謂予曰求叔吾砥
礪也兩人自相師友固宜其交相成哉客問予言因
以兩叔詩合為一帙傳之而以予言為引

朱秉器方伯詩集序

秉器朱方伯蓋自登第為郎時稱詩白下藉藉負風
雅名久之遇予友張助甫陳玉叔大見稱賞遂相與
倡和為同聲交逮今秉器位日尊名日著其所為詩
業已流布士林膾炙于萬人口而予獨與秉器無偶
欵然未奉其一牘壓壓聲相慕耳頃予方閉關避暑
得

謝絕諸游談忽有使自黔南來起扶蓬蘿入之則秉器所使執訊也書言款密過於素交徐握其詩讀之則清風灑然盪乎胸而浣乎心目不復知有暑信乎詩能感人哉乃秉器屬予有言愧予非知言也者奈負秉器何畢意何昔者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曰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商所以可與言詩也即古有采詩之官用以知民俗奢儉澆醇而設教垂示之至於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皆得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其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之為教豈空言也哉今觀卿雲賡歌康衢擊壤上下

交而志同詩盡溢觴於此不獨三百篇爲然乃若屈原離騷爲詩之變體太史公贊其辭兼風雅而必先之以明於治亂又謂推此志可與日月爭光及夫漢栢梁七言由孝武大司馬以下君臣各言其職不相凌奪而其志亦較然以辨然則詩不言志雖工奚爲此揚子所以薄丹青而刺鞶帨也初盛唐近體又自漢魏小變盡黜六朝靡曼之習相尚爲清婉宏麗語斐然一代名家其爲言志則無古今一焉予觀秉器負用世才志在四方宦轍驅馳三吳三巴三秦三晉之墟當天下半所至並能其官數見褒異　主上而

猶以其餘力肆為詩歌若登高覽遠傷離懷舊戀國
思家陳古諷今以逮折節布衣寄情寥廓諸體錯陳
爛然有章或塈其尊而增奇或變其質而加麗高不
至詭異卑不至儇俗意匠所極才亦副之盖有雍然
赴節冷然中宮商者為其志先定也秉器深於詩哉
予何得之晚也夫用風雅之志為漢魏詩即漢魏不
失為風雅用漢魏之志為唐詩即唐不失為漢魏此
在能者從之秉器日暮且卿相予所稱引乘詩觀民
稱詩喻志暨奉栢梁之韶與諸近侍大小臣各言其
職皆秉器事如以空言應之何以為秉器夫射者之

期於至且中也斲者之期於得且應也是志也而皆不能以言告人此雖小藝可以喻大乘器且得之意象外矣予何敢贊一辭

賀興國大夫伯常張君奏績膺　錫恩序　代

頃不佞被　命蒞南臺江行過興國之富口將艤舟問故人吳明卿至則明卿儼然出相勞矣不佞爲留一宿與之道故感時事戀戀不能別因從語次徵以楚郡邑長吏即明卿明卿輙首舉其州大夫張君以告不佞於張君故未有交然猶記憶副北堂時嘗從天官冢宰御史大夫大計天下吏業已知張君賢而

其治行之槩著在太陵上考中今三年矣猶介然守一州耶明卿曰茲張君所以為賢長吏也蓋張君之為興國謹身帥先居處節儉不擅為條教苐問父老所疾苦而蘇息之使得安土樂業滋殖其衣食而已予是以知其不盡用才又德宇冲宏禁罔疏闊日擿案決兩造期於得情使人人自伏未嘗文致一人於法也其它反唇許語一切小過特善諭而立遣之徵稽責負則又緩急以時不煩鞭箠而輸者徧至輻輳矣予是以知其不盡用法居常慕古循良之風而猶恥其上下相匿名實不相副以故其政率多破觚為

園翫瑚為樸諸所為宣明教化通達幽隱衡灾救患
弔死問疾曾不愛餘勞至於橐者故舊一無所問遺
諸道上官一無所造請輶軒使者一無所私覿曰吾
奉職修牧政未暇也予是以知其不近名不干進其
為治行何可歲月計哉雖然今趨拜矣曰何以知之
明卿曰張君須報政　天子嘉其最賜　璽書褒之
且將其父大夫安宜人蓋臣子之希遘而循良之徵
也豈有賢長吏受知　明主而猶遲遲趨拜者乎不
佞瞿然喜曰明卿得之矣夫南臺鉅處陪京而討吏
之責固兼重語云得一士勝百萬師況得賢長吏乎

且今天下所苦徒以吏治急也彼其馭於繩墨録録
因人無所自見其奇卽在世無裨尺寸而亦不能為
天下苦而其苦天下者則用才者也用法者也好名
干進者也夫吏用才則求治大急少縕藉而精悍刻
覈喜事自功將無所不至卽鉗筩鉤距長厚者所惡
聞彼且敖然馮胸臆為之是所謂烹鮮而擾之也吏
用法則疾惡太甚少所寛恤而武健嚴酷周内巧詆
將無所不至卽蒼鷹乳虎仁人君子所深避彼且冐
焉逞忿怒為之是所謂狼牧羊也吏好名干進則多
飾誠就僞棄樸而取華咈民性而稱便宜用私智以

為獨斷政不必平訟不必理取具空文而已焉甚者甲斑孅趨藉資賈重或購方物玩好以充庭實或陳篇奏記以自媒或僞占戶口虛修鳳集以標異政是司馬季主所謂盜而不操矛弧攻而不用弦刃者也諸此類非不足以取近效獵一時虛聲乃至損國家元氣而病民物大情不惜矣其爲天下害可勝言哉

茲者晉陽之請保障龔渤海之先計安蓋審所重矣張君誠賢長吏乎不用才故其才不匱不用法故其法不敝不好名故其名可久不干進故其進必以正即一吏可以風一世矣漢宣帝號知民事艱難嘗曰

庶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歎息愁怨之聲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夫所稱良二千石
非有行能異等而以政平訟理當之夫吏何以苦天
下為哉邇者四方旱潦民困滋極　上方下詔罪己
令天下郡國守相修實政賑恤流亡殆有甚於耳民
間愁歎而望其平且理也乃良二千石未必多見而
得張君於楚之一隅豈猶　當宁所未聞乎是計吏
者之責也明卿復起避席請曰州士人德張君有如
召父杜母願屬一言爲賀不佞遂以册中荅述語稍
稍潤色歸之且屬明卿曰幸語張君毋以一州牧之

續自隘毋以異時通顯而忘牧一州不佞日望之矣

張君名其字伯常起家進士

吹劒集序

予友王生太古氏自以吹劍名集介俞本之來爲乞序予覽其集則倚牘大嗟異焉生之於詩勗哉初予東遊遇生梁谿與之往反茂苑松陵間一月許每聞予與吳諸士人談秇苐默然一無所可否然學心知其好也已生手録其詩數十篇取間授予北面請質予謂之曰美矣顧予娶人而吳居幾矣希聲之似吳人也然予之神情標格多近古而不盡吳蓋一致玉而

稱善之善乎生起謝曰昔繞朝贈士會以馬策蓋進之也不佞野請得執先生之言自策可乎已生別予三年作南嶽歌寄予予已嗟異之又二年其友嚴道行裒其集成書則曩所請質數十篇業已芟去殆盡歷歷絕削其一二存之乃若新構諸詩雅多博習精詣自成一家言殆有廓之而愈宏按之而愈深者生之於詩可不謂勇哉夫挈缾之智不可與語玄覽偏絃之音不可與語合奏今之爲詩者彥吉蓋傷之而謂人人詩而不能人自爲詩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予猶謂人人詩也者珍人所核而婦人敝帚者也庳庳

無論矣郎所謂人自能詩亦少有辨焉騖凌厲則駕風鞭霆而失其馭馳迅疾則越山超海而失其居恣詭異則屠龍豢虎技成而無所用故夫不善用才與不得其門而入者其究同也彼方高自矜許旁若無人而去風人之旨益遠豈復可與言詩哉王生詩取裁於古而自瑩其精才有所不盡騁而約以法法有所不盡程而輔以氣氣有所不盡奮而和以情以故諸體錯陳而不亂衆音相傳而不淫無疾徐如運斤無俯仰如執玉蓋所謂得其門而又善用其才者也彥吉殆是之取歟予猶憶彥吉爲黃州時嘗遊揚其

客葉茂長意殷殷厚也須得生遂又引以為重而謂可當百茂長生暨抵茂長乎一不為少矣其尚賈勇自愛以承終審安從與布衣爭雄不然茂長其前魚乎乃若名集之義道行詳之矣

誥封太恭人劉母八十壽序

今海內稱望族者復有如巴郡劉氏者蓋不但累葉通顯而清德令聞與世並長豈其御龍之澤寖延彭城之胄至於今滋大乎夫水方折者產玉圜折者產珠劉故多鴻士鉅儒出必為天下重蓋珠玉之淵也亦其內德之茂有陰助焉若今功甫方伯母郴太恭

人一不啻燕喜所頌令妻壽母矣恭人初以吾師督學
公貴封孺人後以方伯貴進封令號今年冬月某日
爲其八十初度辰適方伯旬宣吾楚且當戒期入朝
覲　天子不逮與諸昆季䟦蹌進觴因誦不遑將母
之詩眷眷有私慨焉時某所部十五郡大夫心爲方
伯慶而不敢以玉帛爲禮乃拜使致書山中屬國倫
以言爲恭人壽申之曰子於恭人爲通家子而習劉
氏世德甚悉辭焉國倫唯唯而言曰劉氏先代有隱
德自御史公起家進士以下五世凡九人而仕楚者
三世何楚人徼福於劉偏厚而其崇之恩百餘年未

已也督學公嘗自給諫論理武昌時以經術識拔予
而予十年前且嘗從方伯並以藩臣入賀 蔣壽送
相過從燕邸亦修通家之誼甚洽恭人於予有母道
矣今予年已踰耆艾無以報吾師而又自度不能
升堂拜母顏猶得藉諸大夫執筆以自附於岡陵松
柏之頌矣歲蓋聞恭人歸劉時猶及事其高王母鄧
孺人曾王父尚書文簡公曾王母鄧太夫人王父中
丞公王母李太淑人一時金紫亮麗冠蓋盈閭里
人所極豔而獨恭人澹然若固有之第廩廩遵家範
親女紅日治滫瀡纖毫以供諸尊而自奉則不衣不重

采食不兼味以其餘贊督學公行推讓振卹之義所與督學公梁更大故率用誠信相之不至有遺憾至於喬勝妾御僮僕曲極慈厚無過其所望已人之賢孝恭人者無内外間矣恭人有六男子自督學公下世義方之訓恭人身任之以故六男子皆被服儒術待縣官用方伯蓋仲子也今仕至方嶽大臣咫尺階卿相矣恭人猶然敦儉素習勞苦如編民家風茲豈非壽考無疆之徵乎又諸孫男女三十餘人曾孫男女二十餘人歲時從諸子諸婦班白稚齒聚於一堂羅列拜舞爲恭人壽佳氣充盈慈顔闓懌想像當何

似無論今海內學士大夫家即古之崔毋觀四部樂潘毋遂覽五鑿未有如恭人者夫恭人身承五世之統目覩四世之胤蕃衍盛哉恭人不自盛而以儉素勞苦持之慈壽之所以益久而自求多福享有天年非偶然矣且恭人以德壽身以多子孫壽家以方伯經濟才壽　國方將累　封誥拜榷軒羽褕之賜未有艾焉方伯即有私慨得無少自廣乎予又聞方伯之言曰始予筮仕恭業已乘玉井之蓮酌大液之漿馳而致之壽恭人六十越今二十年執珪仕楚又將體江漢擷霍結顥氣於太和之巔挹沆瀣於

雲夢之數馳而致之壽恭人八十夫秦楚故以靈勝
卬天下吾得竊其精以奉母卽千金之獻五鼎之供
非恭人悅矣嚮嘻將無方侑能翔揄乎宦轍所至一
翩目舉足乃心罔不在恭人庶幾託天下靈勝以祝
之而孝子之所為愛日者至矣克愛日之心卽卿相
無以加於奉母何論秦楚哉

李母張太恭人七十壽序

吾楚觀察使惟貞李公嘗仕吳與吾友王司馬元美
善乃今奉其母張太恭人入楚且屆七十壽辰而藩
臬諸大夫盖從觀察公習太恭人賢將致祝走使下

雅問言於吳子而以元美之視爲客亭觀元美敘述
公母子凜凜有志節可風一世於予私心戚戚焉即
耄且病敢不拜命之辱蓋張李爲餘于世家而中憲
公與太恭人皆名儒之子左氏稱周卿晉大夫世爲
婚姻兩家豈今之劉范也初太恭人歸李已不逮事
王母張孺人而中憲公則繼母余孺人子之比長中
憲公亦不自知其非余孺人出矣後中憲公以諸生
入太學余孺人從達州公之官遂以家政畀太恭人
太恭人身任之曾不待尾瑣纖嗇而家益治余孺人
心悅之未幾達州公與中憲公相繼捐館舍而太恭

人教教稱未亡人事余孺人益謹至督誨諸孤益嚴
誦讀一無所姑息過有玩愒嬉遊輒厲聲箠敎之或
日茲藐孤也盍少寬之太恭人曰非爾所知吾故以
嚴爲慈身代其父耳以故觀察公兄弟並大悟奮志
綴學成文儒無何觀察公舉於鄉連舉進士太恭人
於是有成訓矣公初授中書舍人所與同舍多貴公
子日以裘馬宴樂相徵逐太恭人誡之曰兒筮仕清
曹念當取閒稽故實爲國家忠計何至從貴遊損功
費日且穢爾先世素風乎觀察公唯唯已擢御史奉
命按楚太恭人又誡之曰汝執法代　天子巡行重

矣其惟　王命是共庶幾稱不辱慎毋以權相阿
比其鄉後公果以法拂權相意而出知湖州踰數年
晉按察副使爲吳郡治兵又三年晉浙省大參分部
浙西之金華府乃湖州之稱治平也與吳郡之稱保
障也浙西之稱奠循也亦多受衆太恭人而將順之
其以平反訓則謂毋矣以脩潔訓則崔毋矣故觀察
公每被　璽書褒勞槩不敢自功而歸德其太恭人
有以哉頃公觀察吾楚又率用太恭人命厲三尺董
正百官獄無冤民部無賕吏楚人人能誦之無所用
予侈裔歟休哉太恭人非徒厚其家祚而所爲隆楚

四方以振民生培國脉者非淺鮮也其爲壽徵殆無疆矣乎元美又言太恭人就養吳郡時適王宗伯元馭持正忤權相退居里中與元美洽養生家言諸言官因秉吉以異端之説中之而一時仕吳自臺使守令以下無不屏跡避者獨觀察公月相過從歡洽忘爾汝元美間戲公曰得無畏累乎曰吾受之太恭人矣苐從長者游耶一日得禍無慽也非久權相敗而公名位浡起太恭人之賢益彰嗟乎李氏母子志節謂不可以風一世哉因憶予在大梁時不能爲權相庇一墨吏遂爲所銜而見放宜也豈敢附公後而希

兩王先生高風厲幾少免皇甫規之恥耳諸大夫曰吳子以志節壽太恭人而及其子善祝哉

奉賀迪功郎孚可仁兄七十壽序

吳國倫曰孚可予仁兄也別號印川居士以奉詔入貲大司農　賜爵為楚王典儀稱迪功郎云予少兄五歲今年八月六日為兄七十初度辰將戒罇壘偕諸從諸子孫展宴樂首拜以介兄壽兄聞之愀然辭讓者三曰季休矣季思先大夫先恭人樹德並厚並未逮七十而棄諸孤汝兄乃以不德踰之而欲強之受拜是重其不德也又先大夫家不可材始得

被　恩命泉下汝兄不學徒以季顯壯年服在王官
享過所生人豈不知量乃爾又吳自籍州元元世曾
無一祖見曾孫者汝兄徼天幸見之矣顧何以報先
世明德而敢醜焉當宴樂稱壽乎國倫曰善夫德必
歸其先享必慮其後茲吾兄所以為仁且壽也蓼蕭
不云乎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常棣則曰儐爾籩豆飲
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頍弁則又曰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六兄弟之為薰且樂
非他比也奈何謂之固乎兄曰季意誠美兄何人斯
敢言仁且壽國倫曰請得為兄申叙之初予與兄共

學兄且弱冠儒術通矣會念先大夫老而伯兄病旋棄去遊闤闠間取什一之利佐父兄振家且使弟有所資而肆力於學遂廢著時兄猶念弟所受產磽埆歲穫無幾請於先大夫與之合食者數年即一魚一菽未嘗不分甘焉已念予仕而未有家則力為之經營築室治宅產稍稍自給宜予為諸生以至於今白首矣有過則繩墨之必改而後已有疾則藥石之必瘥而後已有賓客則召而觴之必竭歡而後已又每遇予抱子抱孫輒喜動容色端冕焚香以告謝家廟諸所為仁其弟者何敦至也家從兄有家而好善

兄陰贊之使厚施德以結人心一有外侮則殺然身翼之不爲動有從孫少孤貧與質兄憐而撫爲巳孫爲之延師聘婦與襄孫同有族孫負仁兄恩而行反噬訐者兄不校且閔之曰此迫於貧而失其心也卒善遇焉閭者極口嗟服居恒抗志脩名檢族黨少年稍稍行不義率恐爲兄所知而寢至爲人居閒解紛息爭往往不待辭之畢各自惶恐引咎去至欲有所懷以爲長者壽則有掩面走耳居不過中人產所與窮乏待兄而婚喪者數十家頃歲里中大疫有內親一日而五喪者兄臨哭甚哀並厚斂而歸諸土費且

不背諸所爲仁宗族仁鄉黨者何敦至也至於除道成梁喜施歸庵觀特兄細行未易更僕數矣夫同氣之親天倫之懿不言則終晦後言則近誇乎姑述兄質行之大者以示諸從諸子孫庶幾作法來裔稱壽無疆乎於是國倫既爵而前歌三詩爲侑祝曰願大人耄耋期頤爲國雖老諸從諸子孫徐亦執爵而進前迭歌三詩爲侑祝曰願大人子子孫孫世享餘慶國倫又進曰宴樂哉初兄拜王官不就而孚又以五十還山與兄相從皆不及于政矣乃君陳以孝友兄弟爲施政孔子稱之豈政有不在官達而在孝友者

乎於是兄乃有喜色詡予以大手勞之

奉送郎郡伯幼文王公入覲序

幼文王公故以經術名江左起家進士初仕為上饒令用察舉行能高等入為比部郎居數歲稱操法平諸曹郎莫能及　上說之詔守郎郡郎漢東之國介在襄郢中安間為楚西蔽而公以德禮長者之道治之與諸僚佐及所部州邑長吏相告戒吾屬奉明命來職在親民藉令不民是親而用智任法術擾之謂上德意何即一切精悍武健足以貫能名而詭取右秩竊有所不為矣予聞其治郡且二年率慎事自重

廉靜而不設科條弟考子文之舊政希叔敖之遺風身自約而厚恤其民施所好去所惡使之安土樂生殖如是而已焉所辟用丞史居恒善遇之不使有所苦至欲緣絕簿書受賕而肆舞弄則憚公擿發而止矣公每念山谷愚氓無知而觸禁罔輙不厭反覆以求其情往往從疑議終不忍文致一人於辟有若閭里輕俠負固橫恣公按治之必使自伏雖貴人豪長者爲請一無所聽曰吾懼夫莠盛而苗穢也馭部吏推轂其賢者而引繩墨其否者大指使賢者勸否者自新私快矣而何以斷斷然束溼爲哉遇諸士大夫

敦襟尚讓吐露腹心問 父老疾苦諮訪 國家故實以爲牧政助已乃徵古考獻纂輯郡乘以其暇遴諸生之儁者而親課之盖借以檮杌之名一洗而於菟之俗再變居然今龔黄也其所治行業已班班著聞非獨與人能誦之部使者能表薦之卽音官野史皆得從旁郡盱衡而擊節矣會公且戒期入 朝受計考功氏諸部吏從之而祝隨州則諸部吏之長也又於予爲通家因走使致書山中屬予爲公贈言且曰諸部民視公若慈母親之也諸部吏事公若嚴君尊之也然必民安其生而後吏安其職漢宣帝以政平訟理與

良二千石共則公之宣布　德意惠此元元者惟
上與共之其自諸吏以下皆嘉公之賜公茲行盖舉
衆職爲一職也重矣予盍斬一言乎予既述所聞而
論著之又申之曰如諸君言嚴君慈毋固一道矣經
曰毋取其愛而若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其斯之謂歟
王公臣諸吏而父母六屬而愛敬歸焉太守吏民之
本信然哉即舉衆職爲一職當且褒然爲天下太守
冠矣諸君其以不腆之言告公　上仁聖方勤邮於
民而憂勤於　社稷有如　召問公治平所繇增秩
賜金如漢故事公何以請之其以三楚之饑困闕毋

徒私為鄉急也

徵君程汝正六十詩冊序

汝正程君海陽世家子自少美姿儀見者以為瑤林玉樹朗然映人初先大夫與其尊人交而汝正昆季與予益厚善稱通家及汝正既冠尊人倦於賈伯兄仕於　朝遂能身攝家政為父兄操利權覘魚鹽之利西賈郢諸蘄春東賈秣陵灰步然率雍容游閒坐總其緊一切子母輕重貿遷低卭皆擇人以任之即其人飾冠劍連車騎交郡國守相勿問焉以故終藉其力累貲過纖嗇家而又時時折節好施振貧乏結

賢士大夫所至公家有急往往不愛餘力佐之其後背日鉅義聲著吳楚間漸廣予聞而竊喜焉蓋予宦遊四方垂三十年不及一再遇汝正然兩家休戚常相關也頃予得旋東遊過真州遇汝正道故甚歡時予年已六十汝正又大治具爲予壽然汝正少予六歲耳而予視其眉宇神氣猶然風塵外物竊益心喜之此爲壽徵不可量矣是時汝正已有二子遂倦遊將營別業里中老焉今年三月十九日爲其六十初度辰予將介使致幣趨海陽爲汝正壽會聞汝正且來見訪因勑童子飼魚灌蔬舂黍釀秫以待之且先

賦一詩致祝徐以其意示諸門人兩兒子使屬和焉諸門人曰孔子薄千駟而高首陽誠不以富也即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齎錢十萬願載於書而不聽恐其富而無仁義耳況先生足不抵闤闠言不涉貨賄而獨於程君烝烝然得無其行傅仁義而有當於先生乎予曰然太史公有言人富而仁義附焉又曰君子富而好行其德予於程君蓋有取爾矣夫膠鬲起魚鹽爲商賢相段干木身爲駔儈魏文侯以千騎造之子贛廢著鬻財曹魯間能使孔子之名布揚天下由斯而譚賈何負於儒哉諸門人曰信如先生言程

君盖君子之流也昔莊辛對楚王謂君子之富賢者
愛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且樂今先生不忘布衣
交而脩耆碩𤧞履之誼又風人以厚也曷爲乎不樂
道之因相率爲詩歌若干篇爛然盈帙適汝正里人
汪可仕盖嘗德汝正而思報者遂飾一册並登之乞
予爲序其首云

䨓𩆜洞續槀文部卷之六終